一如梦般的美景画卷，在奥地利中部山区的一座小镇里悄然呈现——

成簇水仙，遍染满地金黄

□ 黄海顺

美的事物，总是留下美的印象。巴特奥塞的星光水仙，清芬幽香，装点着大自然，装点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名片

上图为“水仙花节”上的花舟巡游展示。

右图为当地居民驾乘自家装饰的花车游街。 黄海顺摄

“我宛若孤飞的流云，闲飘过峡谷山岗，蓦然见成簇的水仙，遍染出满地金黄：或栖身树下，或绽放湖旁，摇曳的花枝随风飘荡。”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吟咏水仙花的一首诗。此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极富浪漫色彩的图景：峡谷、山岗、绿树、湖泊以及遍地成簇的水仙花，这美景抚慰了诗人的心房，也使灵魂充满欢畅。

未曾想，这一如梦般的美景画卷竟在奥地利中部山区的一座小镇里悄然呈现。秀丽的阿尔卑斯山雪峰，倒映在湛蓝的湖面上；湖畔山野，不计其数的野生水仙花仿佛是从天而降的“银河”，为碧绿的地毯盖上了一层缥缈的白纱，随着徐徐吹来的山风，摇曳生姿。

巴特奥塞是奥地利中部的施蒂利亚州一个湖区小镇，坐落在老奥斯湖和格伦登湖之间，山环水绕，风景优美。当地盛产一种名为“星光水仙”的野生旱地水仙，洁白无瑕的花瓣晶莹剔透，中间是金黄色的冠状花心，修长的花茎，丛丛簇簇，笑靥迎人。

自1961年以来，每年5月巴特奥塞小镇都要举办为期一周的“水仙花节”，动员全镇的居民和儿童，采摘水仙花，编织各种别出心裁的模型，布置舞台，装饰花车、花船，迎接远方来客。每年这段时间，巴特奥塞都会成为欧洲的观光胜地，吸引奥地利各地以及德国、瑞士、荷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

水仙花节期间，主办方会选出一名“水仙皇后”和两名“水仙公主”作为当年水仙花节的形象代言人，身着巴特奥塞的地方传统服饰出席所有重要活动并拍摄许多照片和影片。小镇还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水仙之夜、音乐圆圈舞、水仙跑步赛、民歌晚会、老爷车之约等，其中最精彩的是水仙花节闭幕那天的花车游行及泛舟游。

今年的巴特奥塞“水仙花节”期间，我和几位朋友特意从维也纳驱车300多公里来参加小镇的闭幕日狂欢。当天巴特奥塞小镇内四处飘溢着水仙花的清芬幽香，各种水仙花编织的模型装饰着街巷的每个角落，让人仿佛置身花海之中。闭幕式从花车游行拉开序幕，一支身着民族服装的铜管乐队奏乐为先导，整齐的阵容让人眼前一亮。接着便是用水仙花编织的五彩缤纷、花团锦簇、造型各异的花车队：漂亮的花皇冠、花钟楼、直升机以及大象、公牛等各式动物造型。热情、自豪的当地居民驾驶着花车队伍缓缓地在小镇内穿行。成千上万的游客跟随其后，不时驻足品尝当地的啤酒和美食，感受小镇一年一度的狂欢氛围。下午，人们尽兴奔向水仙花盛开的湖边，湖上身穿传统服饰的当地居民驾乘自家装饰的花船，泛舟巡游；美丽的水仙皇后和水仙公主优雅地向岸边的观众挥手致意；鲜花簇拥的水上舞台上，铜管乐队演奏着优美的民间乐曲。湖畔的游客们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聆听动人的音乐，欣赏绚丽的花船巡游，享受美好的午后阳光和难得的悠闲时光。

美的事物，总是留下美的印象。巴特奥塞的星光水仙，清芬幽香，不仅装点着大自然，装点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名片，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把自然搬进建筑里

□ 李 丹

一栋建筑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让建筑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让人与自然环境实现无缝连接

我国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今年迎来首位外籍获奖者，他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设计师杨经文。

“我在生态建筑这个领域工作超过40年，期间没有偏离我最初对绿色建筑的追求。能获这个奖项，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褒奖。”杨经文接过获奖证书时激动地说。

杨经文把一栋建筑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让建筑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与自然环境能够无缝连接到一起。

杨经文设计的马来西亚米那亚大厦就是典型的生态绿色建筑。乍看上去，整座大厦像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大厦采取蔓延式设计，让植物一直从地上生长到楼的中部，然后穿过楼层向上，从楼顶延伸出来。植物沿建筑表面螺旋上升，所有楼梯、电梯和卫生间都是自然采光和通风。

整个景观设计上，绿色建筑师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原则，给动物提供栖息、养育幼虫和捕食场所，这样小动物们也可以在这座建筑中生存下去。“比如当季节产生变化时，小鸟飞走了。建筑师需要知道种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帮助它们飞回来。”杨经文说。

杨经文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裔，从小受过严格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熏陶和培养。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杨经文介绍说，“在研究生态设计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被中国风水术所吸引，它可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生态设计和规划的方法”。

在剑桥大学建筑系做研究生助理时，杨经文承接了一个设计“自维持住宅”的挑战性命题，设计一所未能连接到城市公共设施的住宅，并有其独立的电力、供水、污水处理和食品生产系统。杨经文认为，虽然有相关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但应该以“生态设计”理论为起点。从此，他开始了生态设计理论的研究。

杨经文介绍，在推进生态设计方面，最大的挑战是成本。尽管额外成本可以在5到8年时间内通过能源和水的节约回来，但眼下看，绿色设计成本要高出10%到20%。

杨经文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建筑要遵循当地的生态环境，大到一棵树，小到一只虫，都能够完好地融合在一起。

语言是跨海越洋的桥

□ 郭 凯

学习汉语已不再是一种曲高和寡的探索，而成为越来越多外国青年的优先选择

语言是一座桥。在西非之角的塞内加尔，听着黑色皮肤的非洲同胞讲我熟悉的汉语，我想到了语言这座桥的魅力。塞内加尔在大西洋的西海岸，与祖国远隔千山万水，但语言的“桥”可以跨海越洋，连接起不同肤色与文化背景的人们。

这是一场以“桥”命名的活动，它的名字叫“汉语桥”比赛。我参加的是一场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第十六届“汉语桥”预选赛决赛。现场展现的是选手们的风采，我不能忘却的却是语言的魅力。

能走上舞台的，都是经过多轮选拔的“高手”。决赛的舞台上站着十位选手。他们中有研究生、本科生，还有一位高中生。决赛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三分钟的命题演讲，题目就很诱人，“梦想点亮未来”；第二个环节是才艺展示。

演讲虽然是“独唱”，但听起来丰富多彩。这些西非青年用流利的中文，描绘着美好梦想，讲述的是一个个中塞友谊的故事。有人学汉语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担当起促进中塞友好的重任；有人敬佩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女士，立志学习中医药，为更多人带来健康；有的人纵情山水，学好汉语是为了开一家旅社，吸引更多中国朋友来塞内加尔和非洲游玩；也有人打算将来做一名教师，薪火相传，把汉语教学的接力棒传下去……

演讲无论是语法、语音，还是文采、逻辑都很精彩。这得益于选手们自身的努力，也与来自辽宁大学的孔子学院老师和志愿者的辛勤教学分不开。为了这次比赛，他们牺牲了许多课余时间，与选手们一起设计演讲内容，纠正错误，帮他们“开小灶”。在回答问题环节，选手们集中精神，生怕听错了评委老师的任何一个问题。

演讲过后，是才艺展示。对于能歌善舞的非洲朋友，这可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歌曲《朋友》、诗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太极扇加霹雳舞、成龙大哥的《男子汉》加武术……各位选手使出了浑身解数，赢得赛场内掌声欢呼声不断。

获得比赛冠军的学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张晓飞，是达喀尔大学学生。这位同学也获得了代表塞内加尔赴华参赛的机会。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向获胜选手颁发了奖品，勉励所有同学继续努力，学好中文，搭建起促进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他说，桥是双向的，一是了解中国，二是让中国了解自己的国家。

中文和英文、法文相比，差距较大。学汉字、写汉字对很多外国学员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但是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已不再是一种曲高和寡的探索，而成为越来越多外国青年的优先选择。俗话说，天道酬勤。有孔子学院越来越完善的教学设施，有老师和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员体会到中文的精髓和魅力。

塞内加尔的选手在演讲。 郭 凯摄

音乐可以普惠共享

□ 张 伟

褚悦是旅居纽约的青年钢琴家，目前正走在跨界与创业的路上。除了日常个人演出，他兼任多个音乐学院的客座讲师，同时作为创始人之一，积极打造国际艺术家联盟的平台。他2016年成为音元的艺术总监，美国国际室内乐团的艺术策划，以及纽约音乐家协会最年轻的执行总监。

与褚悦的初次会面是在三里屯南路的老书虫咖啡馆。他身材高大，行走如风。坐定之后，马上目定神闲，亲切如邻家男孩。冬天的阳光透过大街对面的玻璃幕墙映照在他的脸上，眼神清澈，笑容灿烂。圆圆的复古镜框，带出几分调皮的表情。

这当然不是他所有的表情符。褚悦说，他每天的事情总是塞得满满登登，很紧张的节奏，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去想，去听，去看，去做，去参与，总有光阴有限、时不我待之感。即使经过取舍，仍然在事情之间拉不开多大的缝隙。

人如其名。褚悦，原本就是愉悦满怀的意思。他说，做音乐非常辛苦，也充满快乐。快乐是他弹琴的真正动力。他经常提醒望子成龙的父母，逼迫孩子们弹琴的后果，可能使他们极端厌恶原本可以带来快乐的琴键，走向父母期望的反面。

褚悦的音乐充满愉悦与生命的激情。用音乐点燃生活的热情，不止于音乐大厅。他认为音乐的圣殿，应该遍布社区的各个角落。用音乐的阳光去照亮纽约某个社区养老院的暮色，去幼儿园播撒爱与音乐的种子，如同他在林肯艺术中心演出，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给学弟学妹们讲座，一样让他充满激情。

去年初冬，他和创业小伙伴们与台湾一家艺术品厂商合作，为纽约街头的宣发活动“量身定做”的音乐演出，因为创意十足获得广泛关注。褚悦说，音乐带来快乐，音乐应该是普惠的、共享的，而不能“曲高和寡”。为了实践他的普惠音乐理念，他热心奔走在教育与社区服务机构之间，也尝试用基于音乐的创意服务，为商业活动注入艺术的灵魂。

去新西兰，静心发现自然

□ 李盛丹歌

哪怕是张扬、热烈的气质，都离不开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而它所拥有的安静却可以让人沉静，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新西兰，无论是大桥、山顶，还是铁路高架桥、悬崖边缘的特制平台，或者体育场屋顶，你都能通过专业机构，尝试蹦极的极限跳跃。

飞速穿越狭窄的河谷，两侧的峭壁几乎与你擦肩而过；穿过蜿蜒的溪流，快艇激起的波浪用力地冲刷着两岸的砾石——这是喷射快艇之旅所带来的新奇体验。美景环绕的新西兰，哪怕是张扬、热烈的气质都离不开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而它所拥有的安静却可以让人沉静，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初见皇后镇，眼前蓝天碧水、白云雪丘。一条形如闪电的湖泊蜿蜒山间，与两岸自然、人文风情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14000年前冰川运动形成的瓦卡蒂普湖，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深邃幽蓝，仿佛蓝天融化在湖水中，湖水扑向蓝天的怀抱。

当地人常做的事情之一是沿着瓦卡蒂普湖边的草坪漫步，细细体会这美丽：微风拂面，吹起湖面涟漪；湖边，水鸟飞翔，时而飞向人群啄食掉落在地或人们手中的食物。不远处，古老的蒸汽船恩斯劳号在湖面上悠然而行，偶尔高亢的汽笛声，也为宁静的小镇平添勃勃生气。坐着缆车晃晃悠悠爬往山顶，整个城市面貌便慢慢呈现出来。俯瞰远处，湖面平静如镜，心也随即静下来。

美景在眼前，总会激起人们融入大自然的冲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要学会和动物做朋友。

新西兰特有的蓝光萤火虫，是一种昆虫的幼虫。它不像普通萤火虫闪着光飞来飞去，而是把自己倒挂在岩壁上，借着黏黏的丝捕食，肚子越饿发出的光就越亮。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它们发出点点蓝光，就像夜空中的繁星点点，让人产生置身星空的感觉。

新西兰南岛的蒂阿瑙萤火虫洞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同寻常的石灰岩洞”。想看萤火虫要经历一番跋涉：从蒂阿瑙湖码头出发，坐船到达湖中央的森林，步行到洞穴中部，靠沿着墙壁上铁链前行的小船抵达洞穴深处。洞里一片漆黑，人工设施很少，怕惊到萤火虫，导游很少开灯，游客也被禁止使用带有闪光灯的电子设备。一路穿过奔腾的溪流，掠过汹涌的地下瀑布，走过石灰岩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期盼中，黑暗中闪现无数蓝光，伴随着耳边潺潺的流水声，仿佛闯入童话世界。眼前这一幕，会让你觉得之前再漫长曲折的道路都值得。

同样需要你收起闪光灯，拿出耐心和好奇心的还有在奥马鲁看蓝企鹅返巢。

奥马鲁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东海岸，是座港口城市。在此安家的蓝企鹅是企鹅家族中体形最小的属种。它们白天到海里捉鱼，太阳落山后回到陆地上。当地政府特别为它们建立了蓝企鹅保护中心，海边观测站是最佳观测点，可以看到它们返巢的壮丽场景。

因为蓝企鹅怕光怕声音，在此观测的游客大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岸边，生怕错过每一个小企鹅回家的瞬间。在这样的氛围中，没有人急躁，也没有人大声说话，有的只是默默体会大自然带来的神奇魅力。

为了让身材娇小的蓝企鹅能够安全过马路“回家”，奥马鲁政府不仅在它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修建了提示牌，提醒来往车辆，还专门为这些小家伙修建了一条地下通道。

皇后镇在你眼里是心跳加速，湛蓝静谧；走曲折的山路去看静止的萤火虫，沉下心翘首等待回家的蓝企鹅……在新西兰，所有震撼都来自于发现自然的本来魅力。

新西兰皇后镇的美丽景色。 李盛丹歌摄